

王的宠物

一两◎著
YI LIANG WORKS



在时空和轮回的缝隙里，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异世。
在那里，爱与思念，正在发生。



青春物语
第六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王的宠物



一两◎著
YI LIANG WORKS

在时空和轮回的缝隙里，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异世。
在那里，爱与思念，正在发生。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酷语(第六辑)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装帧设计：花 雨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710 1/16

印 张：360 字 数：27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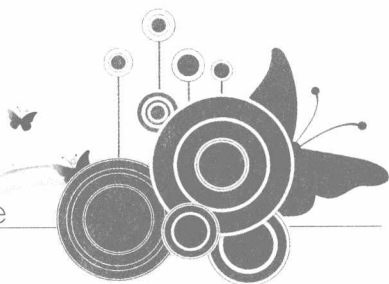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978-7-204-09373-1/1·1881

定 价：460.00 元(全 20 册)

为维护合法权益、尊重作者版权，未经协议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重制、改动、变更、发行、播送、散布、表演、展示花雨图书版权资源。花雨已加入中文在线反盗版联盟开展维权 (<http://www.coapu.org/>)。凡侵害花雨版权的，我们将授权法律顾问依法追究其民事及刑事责任。

目录

Catalogue



CHAPTER 01.....

第一话 七岁时候中的蠹

P-001

CHAPTER 01.....

第一话 生日

P-013

CHAPTER 01.....

第三话 蠹人国

P-021

CHAPTER 01.....

第四话 雪老大

P-033

CHAPTER 01.....

第五话 麻怀西的间谍生涯

P-042

CHAPTER 01.....

第六话 满秋

P-056

CHAPTER 01.....

第七话 下城

P-072

CHAPTER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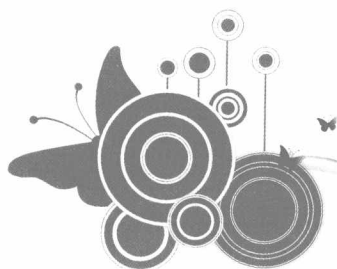
第八话 封疆结界

P-084

CHAPTER 01.....

第九话 宠物

P-097



Catalogue 目录

CHAPTER 01.....		
第十话	苏醒	P-114
CHAPTER 01.....		
第十一话	天听	P-127
CHAPTER 01.....		
第十二话	鼎鼐	P-144
CHAPTER 01.....		
第十三话	沉印	P-157
CHAPTER 01.....		
第十四话	最重要的人	P-166
CHAPTER 01.....		
第十五话	天空的尽头	P-182
CHAPTER 01.....		
第十六话	霸王	P-193
CHAPTER 01.....		
第十七话	命运	P-207
CHAPTER 01.....		
末之话	契约	P-217



第一话 七岁时候中的蛊

麻怀西被叔叔下了蛊。蛊的名字叫做“考试第十名以下会痛”。

肚子痛？头痛？手痛脚痛？

其实一次也没有痛过，所以怀西只当那是叔叔给她开的一个玩笑。但爸妈却很紧张，每次她名次下降一点就要开会讨论：“这次是第十三名。”

“嗯。”爸爸坐在沙发上抽烟。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爸爸才会抽烟。

“但是九九说她哪里也不痛。”

“嗯。”

“也许姐吉儿只是开玩笑，并没有下蛊。”

“怎么可能？”蛊师可不能拿蛊开玩笑，惹怒了蛊，会有被反噬的危险。

这些事情一直没有答案，怀西也不去管。她关心的是魔法、龙和骑士，蛊是什么？她又不玩仙剑游戏。

当她终于意识到这件事不是一个玩笑，是在初二的下学期。

那个时候身边的同学已经会偷偷摸摸地问“你有没有带面包”之类的奇奇怪怪的话，然后再摸出某样东西相约去上厕所。怀西一直很好奇，于是问同桌的戴年年，戴年年从书包里掏出某物塞进口袋，抓得太严实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但是可以猜得到。

“你也要去厕所吃面包？”麻怀西问。

戴年年的脸“刷”地红得像蒸熟的螃蟹，“别乱说话啊！”后来才告诉她，“面包就是卫生巾啦。”

卫生巾就卫生巾嘛，何必叫面包？又何必偷偷摸摸？是女人都要用的啊。麻怀西这样想。这个念头在第二个星期三被彻底地扭转过来。

那一天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所有的女生对于“卫生巾”这三个字都讳莫如深，上体育课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对劲，直到戴年年拉着她向老师请假，又拉着她进厕所，她才明白。

那像是上天让女人背负的一道伤口，让女人以血来证明自己的成熟。

怀西那天吓坏了，一点儿也没有戴年年说的“这样就表示我们长大了”的骄傲，放学一打开家门眼泪就流下来，把自己关进卫生间里。

妈妈以为她受了什么委屈，敲了好半天门，直到妈妈上卫生间，才发现端倪。

“这孩子。”妈妈很感慨地笑了，第二天在怀西书包里放了一包少女用的卫生巾。

第二天有数学测试，怀西理科超棒，上学前，爸爸问：“这次考试拿前三没问题吧？”

怀西“嗯”了一声，但考完感觉很糟。怀西知道前三是没指望了，心情很低落。戴年年下课在教室陪着她，她比她“早来”一年，虽然年纪一样大，现在看起来却像个大姐姐。

“怀西，女生都是一样的，我们班上的女生都是这样的，你是最晚的，看，我们都是好好的。”

怀西趴在桌子上抬不起头来。

“这样才会长大。”年年拿嘴附在怀西耳边，用低得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等下你的胸部也会开始长大，像女人一样——这样就不用穿童装啦！”

麻怀西确实到初二还穿童装的。

“别趴着啦，大家还以为你病了。”

麻怀西蔫蔫地把头从臂上抬起来，她的脸煞白，脸上冒上虚汗。

年年的脸也一下子白了，谁都看得出来，怀西真的病了。下一堂课怀西已经坚持不住了，被送进医务室。

“老师，她痛经。”陪在一起的年年向老师汇报病情。

痛经。

这两个字从书上走了下来，活生生地扎在怀西的痛感神经上，叔叔笑得很温柔的样子清清楚楚地浮现在面前，“九九，要好好学习哦，不好好学习的话，会很难受的哦。因为这只蛊的名字，叫阿十哦。”

“什么意思？”一听这话就变了脸色的老爸问。

“就是任何考试不能在前十的话，你的女儿会痛。”年轻的蛊师瞬间换下了温柔的面孔，冷冰冰地回答兄长的话。

“喂，喂，你没有理由这样对我，那件事情是你自愿的啊——”

“再多说一句的话，蛊的名字很有可能变成阿三哦。”叔叔伸手摸了摸怀



西的头顶，爸爸简直心胆欲裂。

“好吧好吧，就算以前做哥哥的对不住你，你也不能报复在你侄女身上啊，你的良心何在？”

“被蛊吃掉了啊。”叔叔温柔地笑着答。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麻怀西七岁那年。

此后叔叔还来了几次，但都是停不到两天便走。倒是爸爸，每年暑假都要带怀西回广西老家，坐两个小时的飞机、五个小时的火车、三个小时的汽车，再走两小时左右的山路，回到麻家寨子里，找寨头麻公公。

麻公公叫怀西喝菜油，喝麻油，喝泡了香灰的老酒，喝从鼓社神井里背回来的井水，但一直没搞出个所以然来。怀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麻公公终于说：“我太老了，蛊神已经在妲吉儿身上，不再理会我了。”

于是爸爸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城市里，怀西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漫长的旅程。



止痛片吃下去之后，疼痛明显缓解了。

“老师，”怀西有点紧张地问，“我痛是因为体质……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难道……因为蛊？

开玩笑。

虽然爸爸是苗人，但妈妈是汉人，而且一家三口一直生活在现代都市啊，像“蛊”这种只存在于武侠小说、玄幻小说以及游戏里的东西，怎么可能真的落在她身上？

而叔叔，也只是个有穿黑衣留长发立志于模仿巫婆等等特别嗜好的普通人罢了！

“这个不单单是体质问题，有时跟情绪也有关系，不用紧张。”老师和颜悦色，“平时心情平和，多做动作，还有特殊期间不要吃生冷辛辣食物，就可以了。”

年年也安慰：“没事，有时候我也会的啦。”

事情基本就这样过去了。一周后，数学测验的成绩出来，怀西在第十九名，她也没有太放在心上，照常跟同学一路说笑着回家。

门一打开，就闻到饭菜的香气，她赶忙换鞋，踢到一双绣花鞋。

火红的绣花鞋，绣得特别特别精致，像装饰品。

还来不及研究，已看见客厅沙发上懒洋洋地窝着个人。爸爸坐在另一头气鼓鼓，妈妈则一面端菜一面小心打量厅中诡异气氛，见怀西回来，如遇救星，“九九回来啦，快来看，谁来啦？”

沙发上那人也抬起头，下巴搁在扶手上，长发水一样披下来，委在地毯上，一张脸温柔似水，“九九，叫叔叔哦。”

“叔叔。”

“哇，好乖。”叔叔坐了起来，拍拍身边的位置，“过来坐。”

麻怀西乖乖坐，叔叔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叫人看了就不由自主安静下来。仿佛这张脸背后，隐隐展开来就是遥远苗寨里笼着湿雾的山林，不可见底，浑然天成。

叔叔的衣服吸引了她，她忍不住摸了摸叔叔的衣角，“我好像没看人穿过这样的衣服。”

黑色的，有点像丝绸，又比丝绸更轻更滑，虽然是暗色，但看起来好像有五彩光晕，很奇妙的，非常配叔叔的脸。

“这叫蛟丝。”叔叔对怀西说，“美人鱼织的哦，漂亮吧。”

“像寿衣。”闷坐在一头的爸爸说。

“错了，是孝服。”黑衣的叔叔说，“等哥哥哪天不在了，我还打算穿它来见你最后一面。”

空气中有什么东西在噼啪作响，麻怀西头皮发麻，幸亏这个时候最后一道菜端出来，开饭了。

“呐，凉拌辣椒丝，姐吉你最爱吃的。”

“谢谢嫂子。”

“真有蛟丝这东西吗？”

“蛊都有，怎么会没有蛟丝？”

提到“蛊”字，爸爸的脸暗了暗，扒饭的速度异常的快，率先结束了这顿午饭。然后，妈妈切来水果。

“姐吉。”

怀西诧异地抬了一下头，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爸爸如此正经地叫叔叔的名字。

“九九上次肚子痛。”



“哦。”叔叔转头看怀西，“你考了第几？”

话题眼睁睁落到怀西身上，而且是“考试”和“痛经”联系在一起。怀西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拜托你们不要再这么煞有介事地说笑好不好？

“十九名。”说话的是妈妈。

怀西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

“你们班主任打了电话给我，说你的身体影响了成绩。”

这句话很明显是说给麻姐吉听的。

麻姐吉微微一笑，“那就难怪了，下次要注意哦。”

爸爸眉毛一挑要发作，被妈妈按住了。

虚假的和平持续了半小时，麻怀西要去学校，麻姐吉说送她，站起来和嫂子道别，留下一张名片，“从今天起我要在这个城市工作了，这是我的电话地址，可以联系到我。”

爸爸似惊动，又强自按捺住，等两人出了门，才一把捞起名片。

长京路328号士修大楼78层尹士修第六文化研究所。

A级研究员：麻姐吉

地球人都知道士修大楼是本城最高的一层楼，第78层是从不对外开放的尹士修先生的私人工作室。

“这小子……”中年男子拈着名片看了又看，眼眶不知怎么有点涩，“混得不错嘛。”



麻姐吉开一辆很漂亮的车子，麻怀西很好奇地东摸摸西摸摸，麻姐吉笑问：“喜欢吗？”

“当然喜欢！这车太棒了！”

“等你考上最好的大学，我送你一辆？”

麻怀西立刻两眼冒心形，“真的？！”

“那还有假？”叔叔瞧了小女孩一眼，“总之，你要好好读书，到时好车好房叔叔包了你的。”

“说了不许赖哦，我成绩好着呢叔叔。”

“呵，口气不小啊，成绩好还考第十九名？”

“那是失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呢。”怀西忙不迭替自己辩护，忽然，

想起那个莫名其妙的考试与痛经的蛊，问，“蛊是什么东西？真的吗？”

“麻天生真是失职啊，他的女儿居然不知道蛊，这可是麻家寨的大笑话。”叔叔笑了起来，眨了眨眼，“那就让叔叔来教你吧。”说着，他双手离开方向盘。

怀西吓了一跳，这条街人来车往挤得死蚂蚁，可不能这样玩啊叔叔——然而出乎她想象的是，没有手扶的方向盘在动。

车子规律地、匀速地、安稳地行进在属于它的车道内。

怀西眼睛闪亮，“哇，这车是智能型的呀！”

“看仔细点。”

怀西瞧得很仔细呀，这真是一款帅呆了的车子啊！方向盘自己会动啊——啊，慢着，不是方向盘自己动。

空气中，有奇异的扭曲，就像透过火光看景物一样。慢慢凝神看仔细了，发现那是一道半透明的雾。

有什么东西，在操纵在方向盘。

“这叫‘倚人蛊’，很勤快也很能干。”麻姐吉说着，方向盘上的一部分特奇空气“飘”开，下一秒，车内响起轻柔的音乐，微型冰箱打开，两罐可乐自动浮在半空，伸到两人面前，还体贴地把环拉开。

“碳酸饮料在打开的五秒钟最好喝。”麻姐吉说。接过饮料喝了一口，闭上眼睛享受气泡在口腔内破裂的滋味，“之后的碳酸就会慢慢挥发……九九，怎么不喝？九九？”

少女眼睛闭着，已经晕过去了。



特异功能！

绝对是！

再不然，就是幻觉！

两种念头在麻怀西脑子里激烈交战，拉扯着神经，迫得她醒来。

睁开眼正好看到一缕浅绿色的烟雾消失在叔叔的指尖。

“别怕。麻家人可不怕蛊。”

叔叔的脸色很温柔，可是为什么她觉得叔叔的眼睛却很戏谑呢？

“你看得见蛊，就证明蛊神认可了你的血统，来，伸出手来。”



怀西赶紧捂住手，可是来不及了，叔叔已经握住了她的指尖。

指尖像是浸进一片凉水里，凉意从左手指尖进入，沿着手臂到肩膀，到脖颈，再到右肩、右臂、右手，从右手指尖逸出来，回到叔叔手里。

叔叔的脸色看上去有点奇怪，“没想到倒是块好料子……”原本只是想捉弄一下可爱的小侄女而已，却没想到这道“草蛊”如此顺畅地在九九身上游走……啊，只要把蛊玉给她，她就可以成为出色的蛊师——啊，不，不行，哥哥和嫂子都不希望九九跟蛊有关系，都在有意隔绝九九对蛊的印象，他很清楚，自己在九九身上下那样一只小蛊，已经是哥嫂能容忍的极限。

毕竟，在正常的都市里正常生活了二十年，即使是哥哥，也不愿回到那片苍绿的、孕育蛊灵的山川了，更何况是一直以来就安稳生活的嫂子呢？

怀西只看到叔叔的神情变幻，忽喜忽忧，最后化为淡淡的一笑，这一笑就如秋风掠过松林一般，有一股令人沉静的美。

“蛊，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灵气，像刚刚弄醒你的‘草蛊’，就药草之灵。万物都有它自己的灵魂，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而已，只有蛊师才可以直接和它们沟通。”叔叔的手重新扶到方向盘上，忽然回过头来做了个鬼脸，“普通人就不用理会这是怎么回事啦！我只是故意吓吓你，谁让你爸以前吓过我来了。”车子无声地停住，“发什么呆？对面就是你学校吧，我还有事，你自己过马路小心点。”

怀西以一种梦游的姿势下车。

“给我好好学习哦！”背后传来叔叔的声音，怀西回头看到一张笑咪咪的温柔的脸，“考不好，会痛的哦。”



就这样，人生因为这样一个叔叔而走向了荒谬的方向。

如果考试在前十之内，那么一个月就安然无恙，反之，那几天必定要靠止痛片过日子。更可恶的是，无论什么药，吃多了多少会产生抗体，渐渐有止痛片也无法压制的趋势。

这是怎样残忍的体罚啊！

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体罚下，怀西一向头疼的文科被逼进了前十，一直都维持在前五名左右（麻爸麻妈欣慰得涕泪横流：多谢你啦姐吉儿），麻姐每次来都会得到不错的款待，只是随着叔侄两个关系的融洽，这种款待渐渐有往下

掉的趋势。

“九九在哪里？”

这样的问话不是出现在夫妻间，而是出现在哥嫂与弟弟间。

而答案多半是“我这里”、“土修大楼”、“我带她去哪里哪里”等等等等。

当某天麻姐吉来接怀西去土修大楼时，爸爸的第一反应是冲上去捉住弟弟的衣领，“你要敢教她蛊术我把你脑袋拧下来！”

“啧啧。”麻姐吉望向嫂嫂，“你看过他这么粗鲁的样子吗？”

妈妈摇头，一碰到这个弟弟，丈夫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完全失控。

“总之九九只是个普通女孩子，别的女孩干吗她就干吗，你别——”

“别带坏她是吗？”麻姐吉瞧着哥哥，衣领被抓得变形依然悠哉得很，也没见他动，空气里忽然有了一丝波动，麻天生的手被无形的力量推开，麻姐吉的衣领被看不见的空气抚平，他悠然地叹了口气，“看，当蛊师是有好处的，你可打不过我。”

麻天生瞪着眼。

“好啦好啦，别瞪着一对牛眼看我。”麻姐吉悠悠然地携了怀西的手往外走，“我不会教她蛊术。她愿意去玩，只是我那里比较好玩而已，对不对九九？”

“嗯嗯嗯嗯。”怀西点头不迭，“真的很有趣啊，比天文馆水族馆什么地方都有趣一万倍！”

泪。不争气的女儿真的完全被俘虏了啊！



“干杯！”

两罐可乐在虚空中碰在一起，轻微的汽泡沫溅到口子上，瞬间被空气中的蛊抹去。可乐送到两人嘴边，叔侄俩交换一个挤眉弄眼的笑容。

“话说，捉弄你老爸真是人生第一等得意事啊！”

“我今天做得好不好？”怀西的眼睛闪闪亮。

“嗯，好得很，小助手。”

“那我可以骑仙鹤吗？”

“虽然李贺那家伙很难缠……”麻姐吉想了想，慷慨地一挥手，“但谁让



你是我可爱的小侄女呢！”

“哇！”怀西扑过去抱一个，“叔叔真好！”

抱着可爱的小侄女好幸福啊，尤其是在两人合伙干了坏事之后。

车子在土修大楼的停车场停下，两人坐直达顶楼的专用电梯上楼。这架电梯有一名专门的侍者，十五六岁的样子，生得眉清目秀。怀西的少女情怀刚开始还动了动——不可否认前三个月她来这里都是为了这个人啊——但后来才知道“他”居然只是个人偶！人偶！不是人！不能谈恋爱！好伤心！

“叮”的一声之后，电梯门打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任何第一次来到这的人都会呆掉吧。但怀西早已见怪不怪啦，她第一次来，这里还是大海呢。而且还是暴风雨的天气，这里的“员工”在两艘海盗船上打海战。

今天，员工们有的坐在草地上，有的坐在牛背上，有人骑快马飞奔，“啪！”骑马的人挽了一记响亮的鞭花，“嗨！小娃娃，欢迎光临！想吃牛肉火锅吗？”

“不要，我只想骑仙鹤。”怀西坦诚地答。

那人险些从马背上跌下来。

“李兄怎么这样小气？这是我可爱的小侄女第十二次恳求你了啊。”接过一杯缓缓飞来的咖啡，麻姐吉温柔地说。

“那怎么可以？！阿沙怀孕了啊！”

“我不骑阿沙，我骑阿风。”

“阿风是公的呃！怎么能给女人骑？！会坏修行的！”

“啊……你不给我骑，我就去拔它们的毛！”

“你敢——”李贺没什么力量地恐吓，“你要敢拔，我就，我就——”

麻姐吉温柔地笑问：“就怎么样啊？”

控制动物的李贺在这种小空间里完全比不上控制蛊的麻姐吉，他清楚地明白，逃离这对叔侄魔掌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

“驾！”

一鞭抽在马臀上，马撒开四蹄，可惜没能如愿地奔出去，一人一马陷进无形的屏障里，李贺怒道：“麻姐吉，有本事约出去打！”

“不要吧？同事之间打架，老板会不高兴的哦。”

“是啊，李叔叔，听说那样你们会被扣工资哦。”

“哎，这也算是匹好马呀，可惜可惜，被离人蛊围久了，对身体不好

哦。”

“是啊，它好像在翻白眼。”

翻白眼的是李贺而不是马，他对这两人完全没奈何，忍不住大叫：“你们这帮混蛋，在边上看戏吗？”

坐在野餐桌边烤肉的一帮人笑眯眯地看着他，“哦，你不会还想收我们门票吧？”

“仙鹤给人家小姑娘骑骑又不会死。”

“死了正好给我们烤着吃，总之不会浪费。”

“是啊，死得其所，物有所值。”

“其实我也想骑仙鹤很久了，小九九，你骑完了给我骑一下。”

“多么感人的同事爱啊。”麻坦吉微笑着放下咖啡，“李兄你难道一点都不感动？”

呜……李贺一脸海带泪。

“叮叮叮……”电话声响起来，惊破草原，一瞬之间，蓝天白云变成天花板，牛马变成椅子，野餐桌变成办公桌，最左角的电话被接起来：“喂，第六研究室。”

“是我。”有点低沉的声音，属于他们的老板，尹士修，“开全屏。”

墙壁上的离子屏幕亮起，尹士修穿深色西服，一双修长凤眼隐在镜片后，他身边是位穿白衣戴白帽下露出一缕白发的……老人？

“这位是翁公羽先生，有兴趣加入研究室。”

翁公羽满脸是皱纹，但一双眼睛出奇的亮，瞳仁里闪烁着明显只有年轻人才可能有的光芒。

他的脸八十岁，眼睛十八岁。

隔着屏幕望向大办公室，这双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疑惑，“这些人能帮我找到她？”

眼前的不过是一群普通上班族，除了服饰造型上有些奇怪以外，有人甚至一边发短信一边喝可乐一边跟老板开会。

他们盯着翁公羽十五秒后，开始做出反应——

“哇，老板，又有人要掉进你的魔爪吗？”

“喂，老兄，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何必自寻死路？”

“这里是地狱十九层啊，入伙之前一定要好好考虑啊！千万不要像我们一样上当受骗啊！”



“是啊！被人奴役的日子多么凄惨！”

大家抱头痛哭。

尹士修无视这些人的夸张，打开一幅画像，“找到这个人，在她十五岁生日之前。”

看到公事，大家迅速变过脸，刚才的眼泪和苦诉连渣都不剩。

然而——

“这就是翁兄的要求？”

尹士修签人的规矩，帮你达成一个要求，然后，签你个三五年甚至一辈子。

而这个要求未免太简单了吧？找一个人对于第六研究室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只要麻姐吉召唤几只蛊就可以，再不然李贺也可以号令本城的动物——大到动物园的大象，小到屋里的蚊子——去搞定，且不说尹士修本身的行政能力，就算不动用他们这些非正常人，也完全没问题啊。

“这件活儿老大你跟姐吉儿一个人商量就 OK 啦。”一个貌似长年睡不足的家伙打了个哈欠，“姐吉儿……”他环顾一圈，“姐吉儿死到哪里去了？”

是哦，不仅姐吉儿不见了，连他可爱的小侄女也不见了。

大家互相看了看，忽然想到一点，眨眨眼，嘿嘿笑。

“这家伙那么会拍马屁，怎么在老板开会的时候开溜？”不太明白状况的李贺说。但说完，他就听到了一声鹤唳。

他浑身的毛发倒竖起来——

“麻姐吉，你给我住手！”

他风驰电掣地向开阔得不像话的办公室尽头冲去，那里面是用来储物的异空间，里头砰砰一阵乱响，麻姐吉施施然走了出来。

随后是一脸乌青的李贺，“麻、姐、吉！”

“她已经骑上去啦，没办法哦。”麻姐吉摊摊手，跟着回头向屏幕上的尹士修挥挥手，“嗨，老大，一阵子不见，你的眼睛真的越来越漂亮啊。”

尹士修没有理他，向脸部表情已经从疑虑上升为不安的翁公羽道：“翁先生请将画像描清晰一些。”

画的是一张脸，原来是素描加水彩的样子，不是很清晰，但看得出是个少女。翁公羽也没什么动作，只是白发忽然伸长，伸长，长到两只手臂的距离，发丝在画面上描绘起来。

这大概是尹士修向大家介绍新伙伴的一种方式。毕竟能进入这里的，都不

是普通人，每个人都会好奇彼此的过人之处。麻姐吉一面看，一面喝咖啡，顺道安慰着情绪有点失控的李贺：“没事啦，骑的是阿风……九九是童女，世上哪有比这更洁净的东西？怎么会坏修行……飞都飞走啦，你哭也没用……哦，那倒不用担心，我放了一只羽灵蛊在它身上，它会乖乖听九九话的——”说到这里他顿住。

之前一直心不在焉，他这才发现这个翁公羽身上有淡白色的光晕。

屏幕上的背影是雪白的墙面，翁公羽身上又是白发白衣，完全看不出来，但这缕头发隔空伸到画上，前面一截衬着的是尹士修的深色西服，光晕一下子被突显出来。

当然，即使是“突显”，也是极不显眼的微弱光芒，但麻姐吉还是看出来了。

也许世上只有他看得出来。

那是蛊才有的光芒。

而且是上千上万年的灵蛊才可能具有。

蛊一般只以气状生存，无法成形，这个翁公羽不但成形，居然还能成人形，居然还能说会动，简直不可思议！

麻姐吉握着咖啡杯的手紧了紧，如果不是隔着屏幕，如果可以面对面，那么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蛊。

而这个时候，翁公羽收回了白发，尹士修将画像直接放到摄像头前。于是，整个屏幕被这个少女的脸占满。

起先模糊的面庞被勾勒得极清晰，那肤色质地光泽，那头发的颜色，那眸子里有点好奇又有点顽皮的笑意，仿佛一个真人出现在面前，仿佛下一秒就会开口说话。

麻姐吉霍地站了起来，撞翻了咖啡杯。

正替阿风哀伤的李贺被吓了一跳，抬起头来，看见麻姐吉不敢相信的脸，又吓了一跳，再去看看屏幕上少女的脸，“哇”的一声叫出来：“九九？！”